

中短篇小说集

大日子套小日子

陆思良 著

中国戏剧电影《十五贯》中有句台词

“这支笔，千钧重。”

是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多东西很**沉重**，

而显然，**长大后**的我，

在许多方面还不能够坚持做到**举重若轻**。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大日子套小日子

陆思良 著

责任编辑：向 琚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2 by Siliang Lu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2年12月DWPC第一版

开本：244mm x 170mm

字数：323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2950287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2950287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494-0

作者简介



陆思良，男，出生于中国上海。

“恢复高考”后首届上海交通大学学士 / 硕士，后留校任助教 / 讲师。

1992 年 11 月移居新加坡，1996 年成为新加坡公民。长期担任私人半导体企业的资深工程师 / 技术经理。

1994 年至今，在新加坡报章期刊和海外刊物发表各类文章逾七十万字。

现为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者。



文字的荣耀和挣扎

(自序)



我 1992 年从中国上海移居新加坡，到今年正好 30 年。这 30 年里，我创作和发表过几十篇小说，近四十万字。

最近我整理了一部小说选集，若以年份、地域和内容为参照来进行分类，它们大致可以划归为四个组别：第一辑是近年（2016 年以来）刊登在海外有编审的知名网刊上的短篇和中篇；第二辑是近年（2015 以来）刊登在新加坡报章刊物上的短篇；第三辑是往年（1998 年以前）刊登在新加坡报章刊物上的极短篇、短篇和连载；第四辑是近年刊登在网刊上的以“妈妈”为题的一组中篇回忆纪实。

小说有各式各样的写法，很难说哪种写法比较先进乃至独领风骚。就它的创作手法和叙事框架而言，小说是一门虚构艺术，但是论及它的内容和素材，以及情绪和灵感，那基本上还是离不开真实的生命 / 生活的底子。我认为，小说本应该做到虚实相间从容流畅，要怎样平衡和拿捏，就取决于作者的能力和悟性了。

关于我的小说和小说创作，不妨“毛遂自荐”，强调几个要点。

首先值得一提的，自然是我的写作的浓厚的移民背景。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中国上海来到新加坡，那时已届而立之年，之后定居下来成为当地公民，一晃眼早过了不惑之年，如今是乐龄老男了（注：“乐龄”，



新加坡华语，指年龄在 60 岁以上者。)。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更作为一个“文化精英”，度过了新中两地各 30 多年的蹉跎岁月——其中涉及两种本质上非常不同的华人社会，以及各自具有的相当不一样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继承，而且这期间又恰逢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阶段和近些年来所谓的“民族复兴”高潮，与此平行的，新加坡也由一个“四小龙”式的富裕发达的岛屿小国朝着更开明更稳健的“第一世界”区域 / 国际的政经枢纽阔步前进——亲眼目睹并深切体会的现实环境、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等的差异、对撞和融合，给了我独特的视角和感受，来完成一种人文意义上的观摩、阐释和升华，并且由此形成了广义的语境认同和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属于共性共通的问题，对于高度现代化的“双城”和“跨境”中的许多固有的现象定律和心理惯性的对比思考批判（从以往的资深中国人和现今的资深移民的双重身份），也在心头时时积累，慢慢发酵，终究酝酿结晶出章节品相和文字成果。

以上所述，在我的小说中都有较为全面和一定深度的反映和描述，想必这也是“大中华区”和海外各国各年龄段中文读者所关注和思辨的课题吧。把它们说成我的小说的显著“热点”和“卖点”是恰当的，更可以说是“疑点”，聪慧而审慎的读者，当会乐于留意探寻，如果深入阅读，亦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其次要重申的，是我的写作的“在地性”。

我的写作是从新加坡起步的，它的整体面貌和内涵，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并代表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创作。只要陈述一件事实就足够了：细数历年来刊登过我的小说、散文的新加坡媒介，除了《联合早报》副刊的“连载天地”、“文艺城”、“名采”和“四方八面”等版面，更有众多本地的公私文学刊物，例如《微型小说季刊》和《新华文学》（两者均是新加坡作家协会的会刊），再如《赤道风》、《书写文学》、《不为什么》、《锡山文艺》和《新月》等，其中有些已经停办或者转型，有些至今仍然在星火不熄地出版发行着，勉为其难地尽到一份责任和心力，来维护和捍卫被戏称作“地图上的小红点”的新加坡的文化景观。在一个历来以英语为主要工作 / 沟通 / 阅读语言的城市国家中，这份个人“华文创作和学习”的实地经历和体验，其本身就是一部令人满怀感慨的小说，也让我对许多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新加坡华文界的前辈们 / 老师们 / 同道们怀有真诚的感激之情和崇高敬意。

还需要着重指出，这些年来我“走出去”发表小说的园地，就是为数不多



的海外兼具文学性质的中文网刊：例如《新语丝月刊》，还有《议报》以及独立中文笔会的《自由写作》等，对于主持这些网刊平台的海外学人和编辑团队，他们的素养、操守和毅力，我也极为推崇和赞赏。

这部分小说，尤其是以相同主人公为名的“罗小乐系列”，其主题大多折射了当今中国大陆的表里状况和人们的普遍生存情形，重点是揭露智性阶级和上层建筑的醉生梦死。这本选集所取的书名“大日子套小日子”，就来自《自由写作》刊登的同名中篇小说。

这篇小说所白描和提炼的，对我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33年前，6月某天的那个“大日子”里，中国上海某著名大学里的几个“老中青教员”却正沉浸在各自的“小日子”内，忙乎地打着各自的小算盘，进行着彼此的勾心斗角，谋划着各自的“人生目标”，顺便轻描淡写地抒发着各自对于时局的不痛不痒的感叹……这幕亦真亦幻的场景，让我的灵魂终生被一种不安和羞愧“套”住了。我悲哀地看到，那种种宁愿麻木、自动疏离和急功近利的“活着”的本质，一直像精气血脉一样，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培养着延续着，时至今日更见浑厚和嚣张，甚至发展到更见技艺熟练的帮腔洗地和厚颜无耻的歌功颂德。说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岁月静好—安之若素的吹鼓手、以专家学者自居的‘理中客’”，那都是说得太轻了。

是故，我想用这个套中套的“题目”好好拷问我的同学师长们，当然首先是好好拷问我自己。还是回到那个论点，小说的虚构毕竟不能完全脱离自我的/集体的运程百态。

另外，关于“妈妈”的系列纪实回忆，都在《议报》等首发过，它们是要运用“不为尊者/长者/逝者讳”的原则，去打破谎言和偏见的习惯束缚，还原家庭伦理和人情世故的真实面目。

似有必要提一提我的小说的叙述格式和语言特色。

毫无疑问，这两方面都渗透和参杂了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我在中国所受教育与成长境况的烙印，与南洋（包括新加坡）主流风格的华文写作的表现方法有一定的区别，尽管肯定也有借鉴。需要指出，后者有别具一格的独特性和长处，其精髓难以模仿。

也许是以往的人生经验所造成的心念负担过于沉重，我不大擅长于写完全



虚拟、抽离和魔幻的寓言式作品，即使是像《活得好好的》这样有荒诞意味的小说，仍然有很大的写实成分。我也不太喜好写纯粹“个人化”的意识流独角戏，因为我觉得单独的“个体”很难构筑小说的合理场景和相互印证的说服力。我的写作比较注重从生活细节着手，观察、发掘和表达平常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层层关系，它们所呈现的世态炎凉和人心叵测，以及可大可小的生存压力和危机，不管这种关系是表面和谐但是实质扭曲的、或是激烈冲突但是又蕴藏温情的、还是平平无奇但是忽然偶然就发生巨大转折的……

因此，我的小说具备一定的容量，所触及的题材也比较多面：社会、企业、办公室、家庭、学校、邻里和政府（领导官员/公务员）等。在处理这么多交织互动的题材时，我尽量试图用文字去琢磨、追求和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真谛，如果勉强还做到了兼具深刻性、同情心和幽默感，我会非常非常满足和感恩。

当然，写实类型的小说也要推陈出新，避免一味地平铺直叙。这方面，我做了努力的尝试，《环球特写》、《古典音乐奇案》和《纸杯》等作品就是从多线条的叙事结构和扑朔迷离的解构着手，最大限度给予读者另类的阅读享受和思索。

说到我的小说的文字语言，请允许我引用中国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得益于前辈翻译家的巨大贡献。王小波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情人》的翻译家王道乾先生和诗人兼翻译家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他的意思，新时代中文写作，非得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的词语和韵律不可，更要跟进其新陈代谢的进化潮流，可能是因为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这种体裁本来就起源于西方并且在西方始终在发扬光大吧。王小波的说法，虽然有点激进，但是不无道理。

在我的情况，我中学大学读过许许多多西方小说家的翻译作品，浸濡其中，深受影响。那时涉猎的众多中国现代作家的经典作品，其中也不乏字里行间“西风”盛行的。再者，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国内还引进了很多好看的欧美电影，它们都有很出色的对话配音，其洋派洒脱的语言风格也在我的头脑中留有深刻印象。所以，我的小说语言的出处、着落和施展，多多少少或者七七八八就是我青少年时代阅读和观赏的“西化/译化”的映照。

自序 

诚然，在理念上，更在创作实践中，我也非常在乎并且费心经营小说语言的生动形象，例如《环球特写》中的某段描写：“……他的苦笑如同热带香蕉，没有水分，但剥了皮，肉是甜的。”

自我探讨写作小说的动机，大概两条吧。

第一条，源于对生活本身的理性警惕和自觉反抗。说到“生活本身”，恰如《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一针见血指出的：“正因为趣味无穷，反而让人有被愚弄的感觉。”——如果我们对自己和生命足够诚实，就需要竭尽全力去颠覆和反抗生活那日复一日、愚弄本性的“趣味无穷”。

第二条，我喜欢一个故事：有个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事无巨细记录了厚厚几大本。有人问他，你想过以后会发表这些日记吗？他答，不。那人又问，那么你的日记写给谁看呢，除了你自己？他又答，我是写给上帝看的。那人哈哈大笑，你难道认为上帝不知道所有这些发生过的事情吗？物理学家镇静地答道，上帝肯定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老人家不知道事情的“这种说法”。

这是真真切切的“文字的荣耀和挣扎”！

所以，一旦我打算——能够出版这部小说选集，我期望读者成为我的上帝。个人的梦想实际上也就是一份卑微的信仰。

最后，还有一件事也许你注意到了，我小说创作的“往年”和“近年”之间，有超过十年的时间空白。这个显眼的漏洞实打实地披露了，我的确放弃过文字创作。对于这种放弃，我可以陈述很多理由，但是认真检讨，我觉得一个都不成立。自诩为一个“写作人”，这十多年是灵性的巨大短缺，也是人生的痛彻失落。我深感遗憾，但是同时我也厚道地原谅我自己，毕竟，我后来还是再次拿起了笔——搁置了那么长久、搁置得那么坚决的笔。

我少年时代观看的中国戏剧电影《十五贯》中有句台词：“这支笔，千钧重。”——是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多东西很沉重，而显然，长大后的我，在许多方面还不能够坚持做到举重若轻。

陆思良

（写于2022年8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001
清明时节	002
延误	009
赖活的障碍	019
环球特写	038
玻璃糖纸	055
职场指数	072
90年代出国记	078
三角	094
无足轻重	102
交错	121
大日子套小日子	134
证人	170
第二辑	207
厨艺	208
清晨断想	213
双人单打	220
经验以外	226
吉祥物	230
照片上的樱花	235
纸杯	240
活得好好的	255
古典音乐奇案	260



目录

CONTENTS

第三辑	267
保护菱形孔	268
课间休息	271
确切意思	273
人们的决心	275
海滨大道	278
袋和镜	281
抗争	283
小小说两则	285
新校长	287
正常范围	289
长相处	301
顾客	316
神台	323
威廉林的三部曲	330
彩色的日子	341
第四辑	347
妈妈的容貌	348
妈妈的岁数	371
妈妈的出身	374

第一辑

PART 1

清明时节
延误
赖活的障碍
环球特写
玻璃糖纸
职场指数
90年代出国记
三角
无足轻重
交错
大日子套小日子
证人

清明时节

王大默的爸爸活着时，总嘀咕儿子王大默“一点都不像他”。得承认，他爸爸也是有感而发——你若是一个外人，让这两人站在面前，左右仔细瞧瞧他们的面貌长相，决不会得出结论说他们俩是父子。他爸爸有一张阔脸，鼻眼方正，王大默尖嘴猴腮，还长有一个阴沉的鹰钩鼻子；他爸爸一头硬发，短、扎、密，王大默稀松的油性头发软绵绵贴附脑门，不到30岁就谢顶了；他爸爸视力正常，眼光如革命家，平实阔远，王大默两眼的近视度数都达500度以上，且目光呆滞，像革命电影里的叛徒；他爸爸身材魁梧、腰板结实，王大默身子骨中等偏矮小，苟背弓腰，缺乏底气。除了外貌，他们俩的脾性做派也不像——他爸爸为人痛快直接，笑起来大声爽朗，王大默小鸡肚肠，不爱笑，偶尔一笑吧，那声音短促地闷在喉咙深处，苦笑不成，奸笑又不到火候；他爸爸粗通文墨，没啥业余爱好，容易合群，王大默却从小就有美术细胞，喜欢私下画画弄弄，不喜与人交往，基本上没有朋友。不一样的地方不胜枚举，而一样的地方呢，几乎找不到。要说是孩子出生时医院搞错了吧，可王大默他妈妈斩钉截铁地否认：那天全医院只生了王大默一个男孩，其他全是女孩，“栽赃”没门！

做儿子的王大默心计算动，在他看来，他妈妈矢口否认他被医院“搞错”正是守牢脆弱的心理底线——那天全医院是否只生了一个男孩跟医院会不会搞错小孩，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管理漏洞很多，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天，更可以是人为的故意找日子的。他妈妈否认得太剧烈太没有余地了，类似于某人害怕被追查吸毒，干脆连酗酒都断然否认。不过，王大默从来没把这些心里的想法和任何人沟通。做人不容易，沟通更危险。

随着王大默长大成人，一天天显示出越来越多和他爸爸大不一样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父子俩就像牛头不对马嘴的冤家路窄，他爸爸会时不时放话，半真半假，力争要讨个做男人做父亲的“公道”，尤其是喝了两口老酒以后，尤其是跟大默他妈妈争论着什么事情忽然觉得心气不顺以后——大默怎么一点不像我啊，是不是我儿子啊？大默本人倒听之任之，他妈妈听的次数多了不乐意了，翻脸了，你老说这话究竟什么意思，怀疑这儿子不是你的？要不要去做个亲子鉴定啊？他爸爸尴尬的说，都养得这么大了，是不是亲生的又怎么样。他妈妈顶了回去，你说话就像放屁，不放心就去做，别让一个念头卡在心头给憋死！但是我把话摆在这里，若是做出来没有问题，那我就带着大默与你分开过，看你一个人死去活来！

留一手，若是做出来有问题要怎么样，他妈妈倒没明说。自那以后，他爸爸就不再“公开”提这个话题了。

后来他爸爸生病住院，病情日趋严重，自知不治，就对王大默的妈妈提了要求，让儿子晚上来医院陪夜。那时王大默刚结婚不久，夫妻俩每天上班很忙，难得有空。王大默还有个姐姐，但十几年前就随丈夫去了新加坡，在那儿定居了，远水救不了近火，陪夜的事就由已经退休的大默他妈妈承担，他爸爸说这话，是执意让王大默替换他妈妈。他妈妈劝老头说，大默要上班，晚上再服侍你，白天他哪还有精神？他爸爸答，我撑不了多久了，叫大默向单位请几天假来陪我吧，这是我们父子俩亲近的最后机会了，他也可以学着尽孝道。他妈妈鼻孔里哼了一声，你不是一直不认他是你亲生儿子吗，这会儿又“变心”啦，莫非真应了那句老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爸爸笑，还当真啦，这块血肉我从小把他养大的，人总是有感情的嘛。

感情不能当假，也不能太当真。

下一晚，王大默遵嘱来到病房陪夜。他带了一些吃的东西和一本画册，吃的东西是给病人预备的，水果、饼干和酸奶等一应俱全，画册是给他自己熬通宵的，一本印刷精美的《伦勃朗画选》。那天晚上他爸爸情况良好，没怎么折腾。到了半夜两点左右，老头醒来，见大默没打瞌睡，正坐在床边专心致志地读那本十六开本的画册。他爸爸用手轻敲床沿，大默没反应，也许读画读得太深入了。他爸爸想咳嗽一声来告知病人醒了，可是喉咙干结得厉害，根本咳不出声来。他爸爸只能鼓起全身力气，用手掌猛地拍了拍床沿，半夜三更的，声音在

病房里挺响，这次大默听见了，缓慢抬起头来，转脸看他爸爸。病房里灯光很暗，事实上病房里的灯都关了，只有走廊上的灯光折射进来，衬着灰迷的背景，大默眼光中充满了一种从画册上即时“转移”过来的正视和透视，还有附着着距离感立体感甚至解剖感的聚焦。看着儿子投过来的“审美”眼光，他爸爸的心像被刀子割了一下，觉得儿子此时此刻离他这样近又那样远，顿时有许多话要向大默倾吐，最终却只说了一句，我要小便。大默搀扶他爸爸去了走廊上的厕所，回来让老头躺舒服了，问，你要吃点东西吗，我带了很多吃的来？他爸爸答，那我就尝尝饼干吧。大默拿了饼干给他爸爸，老头看看包装纸，夹心饼干，唔，我不要吃这个。随即吩咐道，大默，明天你去买半斤“泰昌”店里的奶油酥，我喜欢吃那个。“泰昌”你知道吗？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那里，……大默没吱声，他的心思在细密推敲：哎，“谅解”或“体恤”这样的事没有画面感，也没有“对比和对称”的意义，更难用“浓彩”来描绘，对一个画家来说，整个框架几乎一片空白。

第二天大默骑自行车穿过大半个上海市区，跑到静安寺附近的“泰昌”，掏钱买了奶油酥。晚上他兴冲冲地从印有“泰昌”字号的牛皮纸袋里把买来的奶油酥拿给他爸爸，不料老头一看儿子手上拿的东西，立刻摇头，叹气说，大默啊，你长这么大了，买东西也不会买，这不是奶油酥，这是桃酥。大默说，我跟营业员一字一句讲得清清楚楚，要奶油酥，这怎么就变成了桃酥呢？又忍了忍说，要不，管它呢，你就尝尝吧，看样子很好吃的。老头碍于儿子的脸面，尝了一口，再次摇头，这是桃酥，没有味道，跟奶油酥差远了，价钱也差远了。最后一句话挺伤害他儿子的。大默沉重地叹了口气，心中翻动的那本情感画册从十六开本迅速缩小到了三十二开本、六十四开本……收缩到如画笔的坚硬笔尖，刺痛着他的主心骨。

接着的星期天，傍晚时分，他爸爸病情转危。那时亲属不在身边，医生紧急打电话到家里通报情况，只王大默一人在家，他妈妈出去买东西，妻子回了娘家。他接了电话，留了个字条，一个人先急匆匆骑自行车赶到医院。大默进了病房，来到他爸爸床头，医生刚施行完一轮抢救，老头脸上套了氧气面罩，旁边各类仪器瓶管混乱悬荡着，还有一些其他病人和家属在他爸爸床头围观——大默气呼呼想，真是不可理喻，你们中很多人自己都朝不保夕，居然还有闲工夫观赏玩味别人的险情！医生简要宣布，看情形熬不过今晚，可以准备后

事了。大默心里涌上一阵难过，他俯身去看他爸爸，老头的神智此时还没完全模糊，睁眼透过面罩看到了大默的脸蛋，很像是从“特写镜头”里看到了大默的鹰钩鼻子和深度近视眼。老头眼睁睁看了几秒钟，刷的一下把头转去一边，45度到50度的角度，赌气似的，不再理睬大默。那些围观“病友”终于如愿以偿，看到了一幕精彩的哑剧，纷纷鬼祟议论着四散走开了。大默心头的难过加剧了，他爸爸用宁死不屈的态度，用不讲情理的45度到50度的转角将他们父子之间的“恩怨”公开化了。但是说来奇怪，也正因为情形如此决绝，更因为病房里那些旁观者的热切“参与”，反倒使大默的内心巩固了扩充了一种小心眼，能够原谅别人特别是原谅自己的亲人，至少是暂时的。

少顷，他妈妈和他老婆也闻讯赶到了医院，老头那时还僵着头别向一边的姿势，大默也没有向他妈妈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他妈妈走到老头床边，将他的头扶持正，又将面罩轻轻揭起。老头此时处于昏迷状态，但他的潜意识对有人揭开他赖以生存的呼吸面罩还是极其敏感和恐惧的，所以立刻从昏迷中吓醒，看到大默他妈妈时，便安静下来，同时抬起插满针头的手来，指着旁边的大默。大默他妈妈轻声问，你是不是有话要对儿子交代？老头突然从胸腔里蹦出两字：“医生”！大默他妈妈纠正他，那是大默，不是医生。老头更顽强地指着大默，几乎是大喊了一声：“医生”！然后又陷入了昏迷。他妈妈把面罩重新盖上——有些东西她就不应该揭开的，一辈子都不应该。

那天凌晨2点10分，大默他爸爸去世了，终年74岁。大默想，他爸爸去世的时间和他第一天陪夜时醒来要小便的时间相差无几（后来老头每晚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醒来小便），人的生物钟很准，只不过这次他爸爸准时“醒来”去的地方不是走廊一侧各种怪臭气味聚集的厕所，而是一个干净体面、很可能永远禁止小便大便的所在。

至于他爸爸临终为何把他当成了“医生”的化身？王大默以为，那是把“儿子”比作一种高尚的专业或职业吧？

王大默他爸爸去世后的第二年，他儿子王小东出生了。

凑巧他儿子和他过世的爸爸都生肖属猴。王大默他妈妈挺迷信的，禁不住说，小孩子通常是父母前世欠的债，而这个王小东不但来追讨前世的债，还来追讨现世的债，双重“讨债鬼”。

王大默他老婆生完孩子出院那天，他和他妈妈一起去医院接那母子俩。大默搀扶产妇，他妈妈抱过襁褓。襁褓里的婴孩睁眼醒着，老太太逗他，喂，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你奶奶！婴孩受到亲切“召唤”，反应却很奇特，他立刻把小眼睛闭上，然后将头转过一边，45度到50度的角度，再偷偷把小眼睛睁开一条缝，别扭地让两道眼光从那缝中以同样的45度到50度的角度斜视回那个抱他的人——老太太这一惊非同小可，哇，未满月的孩子“天生”就不正眼打量人，邪门，长大了那还了得！

幸亏大默始终没多嘴跟他妈妈讲过他爸爸临终那天别过头去不理他的事，要不老太太愈加认定这孩子是死老头投胎前来“讨债”的，没准当场把襁褓扔地上啦。

说起来，他们爷孙俩的头颅转动得像同一架天线，方向和角度何其相似！如此巧合一致的行为方式不就是一种串通好了的、明目张胆的宣示和警告？

许多事情，阳间和阴间，好似一报还一报。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王大默他爸爸去世十年了。

自从他爸爸去世后，每年清明，王大默都和他老婆一起，带了冥纸、红烛等物件，到他爸爸在上海郊区青浦的墓地去祭拜，颇有点像是延续性的一年一度的“陪夜”，没有对话，但有心意。祭拜完后还有工作，王大默拿毛笔蘸了墨汁将墓碑上的字统统描一遍，叫做“描春”。大默喜欢干“描春”的活，那很接近书法美术练习，适合他的个人爱好，也颇含有以“手谈”的方式同他爸爸一年年加深和解的意味。奇怪的是，他妈妈除了第一年随同他和他老婆一起去他爸爸墓地探望过，以后再不去那里，仿佛老太太只要与亡故的老头“和解”一次就足够了，以免矫枉过正。

人生，可谓相欠两安。

今年清明节前夕，他妈妈把扫墓用的物品都早早备齐了，王大默则提前买好了两张清明那天去青浦的扫墓班车车票，到时他和他老婆去墓地祭拜，他妈妈在家里照看王小东——老人家一直反对他们夫妻俩带小家伙去墓地，唯恐那样的地方阴气太重伤了这宝贝孙子。

这就说到了，今年清明之前他们家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在四月一日这一天庆祝王小东的十岁生日。四月一日是“愚人节”，双重“讨债鬼”本来就是买

一送一的愚弄。

那天一大早老太太去菜场采购鸡鸭鱼肉，回来一心一意准备菜肴，王大默和他老婆则双双请假，带儿子去了动物园游玩，前一天还电话预定了王小东最喜欢的芒果大蛋糕（送货上门）——分工明确而皆大欢喜。

傍晚王大默他们三人从动物园回来，老太太已经将饭菜在桌上摆齐了。吃饭时总有好戏上演，那“讨债鬼”平时一向没规没矩的，每当开饭，总是先爬上凳子检视桌面，把一两样好吃的配他胃口的菜霸占到自己面前，然后坚决不许别人再碰这些菜，直到他吃完吃腻了才放手。今天老太太费神弄了许多好菜，炸猪排烤鲫鱼炒虾仁烧鸡腿炖牛肉，哇，小寿星目不暇接，打不定主意把哪样菜霸到自己面前，试了几次不同安排，最后竟也放弃了，这很说明精神文明还要有物质文明做基础。但吃着吃着那小子不安分了，要上厕所，实际上是去厕所把浴盆、盥洗盆的几个水龙头打开到最大，看着水猛流兼听着哗哗的水声取乐呢。王大默闻声便走去关了水龙头，好不容易把他儿子拉回来，大家一起切分芒果蛋糕，蛋糕刚分好盘，那小子突然把油腻肮脏的手伸进了大默老婆盘子上的蛋糕里，那快切整齐的蛋糕顿时四分五裂，旁人目瞪口呆，他一脸得意忘形。大默老婆这下火冒三丈，给了王小东一巴掌。王小东一时没反应过来，今天是他生日，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变本加厉胡作非为的日子，怎有人敢太岁头上动土！三秒钟后他到底反应过来了，觉得他有自卫反击的权利，也就毫不含糊地回敬了他妈妈一巴掌。两人一来一往，在台面上对打开了，战况愈演愈烈，王大默赶紧劝架，他的立场是保持中立。王小东的奶奶有德高望重的倾向性，出面站在孙子这一边，她叫孙子停战，去到桌子另一头她那儿，然后抚摸着他身上被打痛的地方，安慰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小孩子过生日要“长脑子”、“长记性”，听见了吗？见孙子乖巧地点点头，老奶奶又软声甜气地发问，既然是过生日，那你知道，你是谁“生出来”的吗？孙子大声回答，知道，是奶奶把我“生出来”的。老奶奶听了这句即兴表白后欢天喜地，忙鼓励道，那么给奶奶亲一个，孙子迅即把幼嫩的脸颊凑了上去，老奶奶的口水都收不住了，软绵绵滴落衣衫。能够滋养儿孙福分的口水当然也能美化老少嘴脸。

王大默和他老婆偷偷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默默无语，他老婆的眼眶有点红。

而王大默的心头有点“发红”。

在这别人“过生日”的节骨眼上，王大默却顿时、终于和切实地想通了一个自己人生的大问题！

他爸爸活着时总不开心地埋怨他“不像自己”，直至临终作出了“不认他”的举动，让病房里的人看笑话，他都“不以为意”地忍受了——因为有你妈妈全力罩着他，那是他的心理后台。对他来说，只要他肯定是他妈妈生的就好，其他“无所谓”。这是一条矢志不渝的家庭原则。

也因此，他“有所谓”和“以为意”的是，要始终为他妈妈担待。比如，这么多年，他每年一次去他爸爸墓地祭拜，也叫了他老婆一起去，就是通过定期的尽孝尽善来体现这样的担待。多大的一种担待啊，联结着“生”与“死”！

担待也是“还债”。如他妈妈所说，他儿子王小东是他爸爸转世的“讨债鬼”，甚至也可能——如果他王大默根本“不像”他爸爸，其背后的真相有他妈妈婚外情“出轨”的隐情呢——他儿子王小东是另一个男人隔代遗传的“活标本”，有着负面负担的标本。这些长线短线的债务总要连本带利偿还。重要的是，精神上要长期“融资”，忍辱负重，不能亏空。

今天他妈妈纵容孙子说“我是奶奶生出来的”，那里面有某种昭然若揭的东西——王大默很能理解，他儿子甚至他本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他妈妈“生”的，从来都是。然而，人心的弯折强度似乎存在拐点和盲区，事情的前缘后果竟意外迫使王大默非常想要有限度地拨乱反正，以“家人后辈”的身份，对老太太（如果能够“一箭双雕”同时也对死去的老头子那就更好）提出某种好心好意的劝告——好心好意是说说的，即便老太太曲解了而感到坏心坏意又怎样？人总有豁出去的时候。

那天晚上，王大默来到他妈妈床头，其时老太太已经睡下了，迷糊着。王大默向他妈妈低下头去，似乎是一阵感应，老太太猛然惊醒，茫然望着站立弯腰“端详”着她的儿子，像是要竭力搞清当前是“愚人节”和“清明节”之间的哪一天。王大默张嘴，对老太太庄重说了他的决定，妈，今年我们不去爸爸的墓地扫墓了。

（《新语丝月刊》，2017年6月）

延误

罗小乐和他老婆晚上 10 点差 10 分到了樟宜机场。

他们是来接他老婆的弟弟，也就是罗小乐的小舅子王大默一家人的，王大默一家人乘坐的飞机下午从上海出发，应该是晚上 10 点左右到达新加坡。一进候机大厅，罗小乐和他老婆马上查看机场的信息显示屏幕，那趟航班基本准时，再过二十分钟飞机就要降落了。他们在大厅的座椅上并排坐下，罗小乐转头问他老婆，唉，上个星期我跟你讲，要你转告你弟弟，在当当网上购买那本诗集，《从低处往高处跌落》，这次带来给我，你没忘了在电话里告诉他这事吧？他老婆没有朝他看，自顾自低头滑手机，木然答道，没忘，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了两遍了，他也答应了两遍。罗小乐继续追问道，两遍？出版社，作者，都向他交代清楚了？特别是书名，“从低处往高处跌落”，可别给搞反了，……他老婆嫌他烦了，抬起头，稍微提高了声调说，你这人就是，怎么说你呢，一件小事情，横竖不放心，新加坡人所形容的，“怕输”？书名搞反……搞反了你就别“跌落”，“飞升”不就行了吗。

行，那就别“跌落”吧。至于“飞升”，也别。

罗小乐是上个星期才知道他小舅子要来新加坡的。

那是三月份，刚过完新年不久，休息天，他在家中协助他老婆换各个房间的窗帘。他站在一张高脚椅子上，把窗架上厚重的旧窗帘拆下扔到地上，他老婆边抬身递给他新的窗帘，边向他透露了那消息。准确地说，罗小乐的小舅子这回是重访新加坡，因为就在不久前，去年的十月，王大默等人刚来过这里，

照罗小乐看来，重访得也太快了，太“流连忘返”了。那些旧窗帘已经挂了大半年以上，风吹日晒的，很脏，本来过年前就必须换下来洗了，正巧那一阵罗小乐出差在外，家中缺了人手，等他出差结束回来已经是小年夜那天了，于是就没来得及换。不过换掉窗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是红色的——虽然他老婆竭力争辩是淡红色的——对于来访的客人来说可能显得主人家的装饰太招摇了。过年的时候招摇点别人还能理解，若是平时家里张挂一屋子的红色窗帘就喜庆得夸张，别人和自个看着都不怎么舒服。换上的新窗帘是嫩黄色的，罗小乐刚把它们挂好，他老婆就问他，觉得她挑的这颜色如何？他依然站立在高脚椅子上，从那新窗帘的缝里欣赏着窗外的景色，随口说，挺好，看上去千依百顺的——他是指那嫩黄色千依百顺的，含义没什么不对，口吻也是严肃的，可是他老婆却使劲白了他一眼，显得不怎么高兴。

罗小乐从高脚椅子上轻快地跳下来：“你弟弟他又来这儿做什么呢？不是去年十月份刚刚来过吗？有钱他不会去欧洲日本游玩啊，偏喜欢往新加坡这弹丸之地跑？”也许他老婆刚才白了他一眼让他有了想发牢骚说怪话的情绪，他的语气肯定不是嫩黄色的。可是罗小乐说的也是实话：现在才三月份啊！真不能理解，他们一大家子人，包括王大默和他妻子、儿子还有王大默的近八十岁的妈妈（他爸爸早年因病去世了），拖老带小的，且先不说新加坡这么个中等规模四季不分的城市值不值得不到一年（实际上差不多是半年）就花个好几万元人民币机票钱不远千里地来回折腾跑两次，就说罗小乐和他老婆吧，得又一次尽地主之责，需要寻个理由向各自工作的公司请几天到一个星期的假，在家安顿操办他们一家老小的吃住事宜，还要上网查地图落实景点并开车送他们东西南北到处闲逛玩耍，更得呕心沥血提供购物指南甚至赔钱让他们各人采购得称心如意，他小舅子上次还“厚颜无耻”地提出要罗小乐晚上带他去夜总会“体验生活”，被罗小乐找个借口推托了，这回看来得补上——这一切，累不累啊？

累不累——这可问到点子上了，还别说，检验以往所有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心理上以及病理上表现出来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不怕累”。

换完窗帘，罗小乐帮他老婆搬动旧窗帘走进厨房，他老婆一边忙乎着将一大堆脏的窗帘浸在大盆的肥皂水里，一边喘着大气对他说，她弟弟不喜欢“主动”型的旅游，而是喜欢“被动”型的休闲度假，两者的消费理念大相径庭——跟旅行团去欧洲日本属于前者，来新加坡“投靠”亲人属于后者。另外，他老婆又耐

心补充说，她弟弟来这里的主要活动项目是采购那些画油画用的“进口”材料，诸如油彩、调色膏、画笔、清洗水、稀释液、刷子等，都是“艺术和艺术家层面”的东西，不可等而视之，你懂吗？窗帘一泡入肥皂水中，就有油彩样的泡沫不顾一切地冒在水面上，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艺术之手”在水底下玩闹拨弄一样，分不大清楚冒上来的分解物是红色的还是淡红色的，红得竟有些鲜艳有些像血了——他们仿佛在出手屠宰那些布料，但罗小乐分明觉得他自己才是手无寸铁的一方。听了她老婆的解释罗小乐纳闷了，都什么年代了，中国开放这么多年了，偌大一个现代化的上海滩，总不成买不到这些拉拉杂杂的操弄油画的进口货吧？再说了，画油画就那么“高级精贵”么，国产的材料不能用？她老婆又呛他，你没画过油画，别尽讲外行话，你知道吗，国产的油画材料调配出来的颜色“很不准”，且容易变色，今天画上去的是大红色，过两天看上去就变淡红色的了，更糟的情况是再过几天就变成嫩黄色了。再有，你没听我弟弟说起呢，用国产的原料完成的油画，放在家里等待它“风干”的那几天，常常是臭气熏天，艺术家和家里的常人一起鼻子脑袋瓜都受罪。还别说，进口货就是没有这些问题。至于进口货的供应，上海滩是买得到，不过要说货比三家么——上次十月份她弟弟来的时候，去新加坡市中心那家专门卖画具颜料的商店打探过了，那里各种材料的规格档次比上海的齐，同样的进口品牌价钱还比上海便宜一些，当时他买了一些产品回去试用了，效果令他十分满意，英文就讲 proven，他对这里出售的材料其质量含量一百个放心，而国内一连串添加三聚氰胺、兑工业酒精、使用过量的硫磺漂白等种种玩意儿却把人实在搞怕了。

说完这些，罗小乐老婆就瞪着他，“意思浅浅”（新加坡华语，指颇有深意）。罗小乐耸了耸肩，潜台词是，月亮外国的圆，国内的人都不活啦。搞艺术的，放个屁都要真空包装了，哼，还要在包装袋上标明屁臭的有效期。他老婆继续瞪着他，这回是暗示他该出力气把泡完肥皂水的窗帘从大盆挪到洗衣机里去了。罗小乐不明白，为啥还要费精力清洗这些旧窗帘，直接扔掉不就得了。他没出声——他想到，洗干净后的旧窗帘仍然会有它们的生命力，如同一群被好心人收养的“宠物”。

家弄得不好就成了宠物店。

罗小乐不喜欢他的小舅子。王大默为人沉默寡言的，读书成绩不怎么出色，却有些歪门邪道地爱摆弄画笔。王大默人生的“美术轨迹”就是：起先是用蜡笔涂彩色图画，后来用铅笔画素描，再后来用毛笔点水彩，近年来赶时髦了，

迷上西洋油画了。搞油画，投入在林林总总工具和原料上的成本很昂贵，特别是若要坚持使用进口的东西，价格更是不菲。对于坚持非要使用外国的油画材料这一点，王大默的理由很简单，油画本来就是外国人画的，就得用外国材料才合适。同国产的材料相比，进口货使用起来“容易画”，画出的画出色好看，层次感强，耐久不褪色——他特别强调他的“容易画”的观点。罗小乐听闻，通常他小舅子的作品的产生方式是这样的，用一架高像素的照相机（自然也是进口的名牌货）把要画的景物或静物拍下来，然后对着高保真照片进行仿制性的“再创作”，这道工序就非得借助于过硬的进口货来实现逼真的“描绘和再现”，色彩、亮度和对比等要准确到位，画家就能事半功倍，出大成果，提早成为真正的艺术家。王大默已经用这样“容易”的方法累积了不少自鸣得意的作品。

说到想成为“艺术家”，它不光是王大默的一个口头禅，更是他自小一门心思认真追求的梦想。罗小乐听他老婆说过，中学毕业后，王大默原本想要报读美术专科学校的（他的专业水准和考试成绩没有希望让美术学院录取，只能退而求其次），但思来想去，将来要凭这门半吊子的美术手艺混饭吃恐怕不保险，他妈妈竭力反对他走这条路（他爸爸那时还活着，但在这种事情上通常是没有发言权的，儿子也断不会征求他的意见），因为她深知这个宝贝儿子吃不起苦，生活做事很多方面习惯于依赖别人，比如他从小起在家中和学校里什么大小事情都依赖他妈妈和他姐姐帮他搞定，如今如若把谋生的学科再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将来的前途绝对令人堪忧。所以最后王大默就去学了一门“程序设计”专科。不过，他还算有些进取心，专科毕业后又去提升修读了工业大学的“电脑应用”夜大本科文凭，还通过罗小乐夫妻俩的人脉打通了关系（他们俩原来都是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师），安排他旁听了那所大学新开设的几门“优化设计”的课程，这样短短几年下来，学业上小有成就，加上工作上也乐于钻研，更乐于跳槽，最后给他在上海浦东开发区某个专门从事手机塑料壳设计和加工的公司谋到了一份独当一面的白领工作，收入超过月薪一万元人民币。要知道近几年在上海，一般的大学本科生的平均起薪才每月三、四千元，王大默在职场上混了没几年能拿那个数目绝对算是很有出息了，他妈妈为此很为王大默感到自豪，经常对着女儿女婿夸奖儿子能干。工作渐渐稳定后，王大默按部就班结了婚，在四十岁的时候生了个儿子。现在他们一家三口人和王大默的妈妈总共四口人，安安稳稳地住在一个四十平方米的“蜗居”里，那是早先王大默他爸爸单位里原来

分配给职工居住，后来由住户出些象征性的钱买下來的老房子——说他们缩在“蜗居”里安安稳乐是真的，按照王大默的说法，他宁愿这样住在老房子里妥当，要是让他向银行贷款买一所大屋子，然后一想到欠了银行的大笔钱款，会使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罗小乐认为，光这一点，就是把“每天晚上睡得着觉”作为自己快乐标准里的第一条要素，足够证明他小舅子不笨。其实，为王大默买房子的事，前几年罗小乐的丈母娘曾出面向女儿女婿借钱，但被罗小乐一口回绝了，他当时对他老婆说，你弟弟倒好，躲在他老妈妈背后，想得便宜，让我们给他无息贷款，我们自己的房贷还没还清呢，这不等于让我们出冤枉钱替他背债付利息吗！他老婆请他住嘴，钱不借就得了，还斤斤计较的，像个男人么！

人非草木，迟早会兴起念头对付自己：不快乐的、令人难睡安稳觉的细小种子总会慢慢地人的神经系统里发芽开花结果，从而肆意折磨脆弱者的人品人格的，哪怕那人的思维领域是一块贫瘠的盐碱地。

却说这几年随着日常生活趋于平稳枯燥，王大默心头那根歪焉的美术苗子又开始往上蹿长了，蹿得他非得奋力捣腾一番非得打破安分守己的格局不可。他在工余时间又去报读了师范大学的美术夜大学本科课程，至今读了三四年，快要毕业，照罗小乐的调侃语，在专业文凭堆里又会再添一张“精美的废纸”了。业余读书，少不了要影响月薪超过一万元人民币的工作正业，有时就是旷工，后果是“等价”的——因为各种差错和耽误，王大默的老板已经口头警告过他三次，书面（电邮）警告过一次了。可是，为了追求理想，他也只顽强地当耳边风。好在国内企业在很多方面还依旧没完全跟国际通则“接轨”，就如这人事纪律的执行吧，最坏的情况都少见动真格的开除解雇员工。罗小乐私下和他老婆嘀咕，她弟弟的情况要是出现在新加坡的公司里，对不起，老板和人事部早就不客气地请你滚蛋了。据说王大默打算一意孤行，等美术夜校本科毕业了，还要去报考同校同一专业的研究生，因为他说那里教课的专业老师都夸他有天分，喜欢他，表示欢迎他报考他们的研究生。如果读了研究生，从时间安排上考虑，目前读本科时采取的这种对本职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打游击方式怕是应付不过去的，那就要干脆辞职，脱产去拼搏了，他想不顾后果“鱼死网破”一下。王大默像他一贯做的那样，把他的想法同他妈妈谈过，没料到迎头得到一顿臭骂，指他脑袋被大粪塞住了，因为他的小孩还这么小（刚读小学一年级），他老婆又挣钱不多，单独养不活这个家，

国内物价在不断上涨，不说房价了，光说这孩子的教育费用吧，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将来越来越是个无底洞，丢了工作，坐吃山空，他的那点积蓄说不上哪天就见了底，到那时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喝西北风啊！王大默听了他妈妈的话，表面上没有反驳，心里却在埋怨嘀咕，可能还埋怨嘀咕到了以前他中学毕业时他妈妈反对他报读美术专科学校。对于王大默的谋算，罗小乐和他老婆也是坚决站在王大默他妈妈一边的，他们是从他们那一方的“维稳”利益出发，生怕王大默破釜沉舟，搞得下不了台，将来有困难会伸手找到他们帮忙，那小子可是从小就依赖他姐姐依赖惯了的，惯性发作像非洲难民那样嗷嗷叫唤伸手待援是顺理成章的事。罗小乐甚至认为，说不准王大默现在心里就是这么策划这么打算的，既然国外有“靠山”可依，为了他的所谓理想可以不惜牺牲别人的好日子。说到底还是那句话，王大默这家伙不笨——或是上海人的那句逻辑性很强的话，“笨的人笨进不笨出”。罗小乐私下忍不住又对他老婆吹了风，嘿，现在国内那些大专院校的昏庸教师，只想赚钱，尽耍嘴皮拿些好话来哄人，巴不得社会上报读自己专业的人排长队，他们可以忽悠弟弟坐享其成。你弟弟还把屁话当真了，天分，他有天分当初中学毕业就去考中央美院或浙江美院了，也不要等到现在头发都没剩几根了才来发作白日梦。罗小乐老婆听了他的不中听的吹风话，发了狠骂他道，你伤人的话少说两句行不行啊，哼，非洲难民？你还是亚洲首富呢？就你能！罗小乐瞪起眼睛还想争辩啥，却一时接不上了。

那次见罗小乐被骂哑了，他老婆缓和了脸色说，你还别把人看扁，我弟弟他在那那美术夜大班级里还是占有明显优势的，因为他买得起那些进口的名牌油画材料，也舍得倾其所有大量使用，所以比班级里其他绝大多数只能眼巴巴采用国产材料的同学更能吸引老师们和雇佣“画家们”的眼球。实事求是地说，他的确是有一些“天份”的。哦，罗小乐小声承认，原来“天份”也是进口货。他的回答把他老婆逗笑了，你呀，就是习惯看人不顺眼。不，罗小乐修正道，我只是看……看总想凭空规划自己人生的人不顺眼。

屏幕上的滚动信息打出来，王大默他们的飞机已经降落了。罗小乐和他老婆走到了该次航班所在的行李运转台附近的大门外面等候，新加坡机场办理行李通关和入境手续的效率是相当高的，估计不一会儿王大默他们就能领了行李